



49日

姑妈

◎作者:宋晓俐
台海出版社

★接近天堂的地方,一定有美好的爱情故事

★49天之内,梅朵一定要找到离家出走的汉族男友和藏獒,穿越雪山和湖泊,在未知的317国道上,这场关于寻找的冒险,却以一种巨大的转折而结束

11

我们俩在官网上看了看,我选了最喜欢的“玫瑰金”,关一山别出心裁地喜欢上了“亮光黑”。几天后,我们俩就迫不及待地地上网查了机票,盘算着一起去趟成都,一是去订两个新手机,二是正好可以去玩几天。可谁知在我们订好机票的当天晚上,阿爸打来电话,说他第二天下午要带着琼达姑妈到拉萨,有重要的事情和我商量。年近七十岁的琼达姑妈是阿爸唯一的姐姐,因为腿不好很少出门。阿爸对姑妈十分敬重,所以我也不能怠慢,虽然有点不太情愿,可还是决定留家里等他们。没办法,买手机的事就只能交给关一山了。

上午,关一山就拿了钱走了。我开始在家里准备一些吃的,并叫了小时工把屋子打扫一新,等着阿爸他们来。下午3点多,姑妈和阿爸终于到了,一起来的还有阿佳普赤和元旦。他们几个都穿着新做的藏装,看上去喜气洋洋的。尤其是阿佳普赤,穿了一身紫色的藏裙,脸上还化了淡淡的妆,猛地看上去像个新娘

子。森柱看到他们进来,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蹦得老高,硕大的尾巴摇得像大风刮过,它一会儿扑到阿爸身上,一会儿扑到普赤身上,森柱聪明,知道关一山不喜欢元旦,所以独独不理元旦。元旦想伸手摸摸森柱,谁知森柱低叫了一声,摇头晃脑地躲开了他的手扭头进了屋。元旦伸出来的手悬在半空许久,有些不服气地说:“这个狗东西,喂它那么多肉它却总不理我。”

我看着森柱的样子,忍不住笑出声来,扭头丢给他一句:“连狗都烦你!”

“阿佳,你好漂亮,打扮这么好看,你是不是要嫁人了?”我跑到阿佳普赤的身边,拉起她的手逗她。藏语里,阿佳是“姐姐”的意思,普赤是“希望能够带来一个弟弟”的意思,汉族人也会给家里的女儿取这样的名字,一般会叫作“招弟”。普赤比我大十岁,在我的记忆里,她是在草原上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。她身材挺拔修长,长相甜美温柔。这么多年来,她比疼元旦还疼我。小时候,她

陪我睡觉,给我唱好听的歌,给我扎头发编辫子,帮我洗衣服,教我怎样照顾自己。就连我少女时期第一次来例假都是阿佳普赤照顾的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天,她把白色的卫生纸扯出长长的一段,细心地叠出一个正方形,然后把正方形中的两个角对折,再对折,很快就叠出一个细长形状的卫生纸垫,又悄悄地教我怎样垫在内裤上才不会让经血弄脏衣服……她轻声嘱咐我,以后来例假的时候不要吃凉的东西,不要碰凉水。我常常想,如果没有阿佳普赤,纵然阿爸有再多的钱,我的童年一定是凄苦的,是普赤让一个从小没有妈妈的女孩儿没有受过一点点委屈,她既是姐姐,又像妈妈……

普赤性格温和,从来不和别人争执,可是当隔壁村子里的坏小子想要欺负我时,一向温顺的普赤就会突然间变成一只凶猛的牦牛,挥着手上的鞭子,敢和比她大好几岁的男孩子动手。

我在普赤的呵护下长大,一心巴望着能够像她一样美丽漂亮,可

是长大后,我发现,我的模样永远赶不上她一半,就连个子都始终比普赤矮大半头。

让我奇怪的是,这么多年来,阿佳普赤一直没有结婚。提亲的媒婆差不多挤破了她的帐篷,可是阿佳始终没有点头。她心无旁骛地照顾我,在我长大离开家之后,又开始照顾年迈的琼达姑妈,并不时地帮阿爸打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。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不肯结婚,倒是关一山这个“八婆”曾猜测过,说阿佳普赤心里一定有人,只是没办法和那个人结婚,所以一直单身。

有一次,他还贱兮兮地扬着又黑又长的睫毛问我,阿佳普赤爱的人会不会是你阿爸?没等他说完就被我一脚从床上踹到了地上。

普赤被我的话逗得红了脸,神色慌乱地抬眼看了一眼阿爸,嗔怪我胡说八道。我转头看着阿爸一脸笑意的样子,走到了阿爸的身边:“阿爸,你好偏心,你又给大家买新衣服,为什么没有我的?”

(精彩下期继续……)

关东往事

报到

◎作者:石钟山
百花文艺出版社

★“唯有忠诚是信仰,唯有信仰可依靠”。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作者石钟山全新力作

★说一曲荡气回肠东北往事,唱一首家国情仇爱恨悲歌

1

马天阳从长春坐火车赶到了哈尔滨。上火车时,雪一直在下。坐在火车上,车窗被霜封死了,外面什么也看不到。车厢里人不多,稀稀落落几个人,其他车厢也大抵如此。车厢里冷得出奇,自己呼出的哈气,一团一缕的。几个小时的车程有些难耐,他伸出手掌把车窗融开,露出巴掌大的洞,他扭着脖子向外看,目光所及之处的田野都是白茫茫的一片,一个人影也见不到。不一会儿,融化开的一小块窗户很快就被霜封死了,他索性不看了,跺着脚。他发现,其他人也都在跺脚。

他的目光很快被角落里的一个青年女子吸引了,那女子穿灰色格子呢子大衣,身上背着个小包,样子像名大学生。

他定睛地看女孩,女孩意识到了,抬眼也向他这里看了一眼,很快就收回了目光,专心地在窗霜上画着图案。他恋恋不舍地扭过头,心想:这姑娘长得悦心悦目。因为发现了这个姑娘,几小时的时间,变得不再那么难熬了。

那姑娘也在哈尔滨车站下的火

车,一下车就被另外一个女人接走了,两人小声地说着什么,走得很快,连头也没回一下。

他在出站口,看到一个穿警察制服的小伙子手里举了一块用硬纸壳写的牌子:马天阳。他想,接的就是自己了。他向小伙子走过去,路滑差点跌倒。他背着行李卷,手里提着包,这是他的全部家当。小警察咧了咧嘴,吸了吸鼻子问:你就是长春来的马天阳?他点点头说:我是,辛苦你了。小警察没搭他的茬,转身就走,走了两步才说:跟我来。

他小心地跟着小警察走去,路都结了冰,他走得分外小心。

不远处,停了一辆三轮车,小警察把写着他名字的纸壳扔到三轮车上,冲他说:上车吧。他把行李和提包放到平板三轮车上,小警察从兜里掏出一枚钥匙,蹲下身去开锁。这时他才发现,车轮被一条铁链锁到树上了。

解开锁,小警察骑上去,头也不回地冲他说:上车吧。

他犹豫一下,还是坐到车上。小警察弓起身子用力地去蹬车。他心

里有些不忍,不知说什么好,冲小警察的背影问:贵姓?

姓张,以后你就叫我小张好了。小警察头也不回地说。

车骑了有一会儿,从大街上下来,又走了两条小巷子,最后骑进一个灰色的门,门上有牌子,牌子上写着:哈尔滨市道里警察局。

小张把车停好,帮他拿过车上的东西,他去抢,小张没理他,仍拿过东西,向一扇门走去。这是一扇比其他门宽大许多的门,门楣上有牌子:局长办公室。

小张喊了一声:报告。话音未落,用膀子就把门挤开了,他在后面忙跟上。

走进屋内,一下子温暖起来,一只很旺的火炉在屋中央燃着,铁皮烟囱呼呼有声。小张冲坐在桌后的一个老警察说:局长,人我已经接回来了。

叫局长的人,“嗯”了一声。

小张把他的行李和提包放在墙角的沙发上,走到门边,回过头冲局长道:局长,有事你就喊我。

局长挥了下手,小张就出去了,

身后是关门声。

马天阳立正站好,打量着眼前的局长。局长四十多岁的样子,身子有些胖,身穿警服,一只皮帽子放在桌角。桌上放着几份文件,还有纸笔,榆木墩子做的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,像一座小山似的矗在局长面前。局长伸手抓过烟,烟是“哈德门”牌的,点上吸一口,眯眼看他。

局长问:警校毕业的?

他忙伸手在怀里掏证明信,这是警校开具的,上面有他的名字,还有毕业的专业等。他把盖有“满洲国警察学校”印章的证明端正地摆放在局长面前。

局长没看,把吸了半截的烟戳在小山似的烟灰缸里:那你会说日本话喽?

他立正站好:报告局长,学校里学过。

局长用一双粗手在脸上撸了两把:妈了个巴子,不会说日本话,老被日本人糊弄,这下好了。你以后给我当副官兼翻译官。

(精彩下期继续……)

西游八十一案

西游之前

◎作者:陈渐
重庆出版社

★八十一难,实为八十一案;十万八千里漫漫取经路,成为一个接一个的罪案现场

★名著《西游记》焕发新奇幻光彩,妖魔鬼怪一一现出人形

12

玄成法师是玄奘深为敬仰的高僧,玄奘兄弟二人一到益州就居住在空慧寺,受到玄成法师的教导。这位高僧心地慈善,当时中原战乱,益州安定,无数僧人都逃难至此,空慧寺虽然也不宽裕,但玄成法师敞开大门,来者皆纳,庇护了无数僧侣。他对长捷和玄奘极为喜爱,甚至将长捷定为自己的衣钵传人,赞誉兄弟二人“陈门双骥”。

玄奘甚至一度怀疑,哥哥不跟着自己游历参学,是不是惦记着玄成法师的衣钵,舍不得走。没想到,仅仅四年的时间,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惨剧!

玄奘曾在长安城里详细打听,不过这里的僧人都是听人相传,也不太清楚其中的内情。后来他遇见一个在益州时认识的僧人,才问出了详细的经过——所谓详细,也就是官府介入后的过程,对长捷为何杀师,又逃向了哪里,其中有什么隐情,却说不上了。

玄奘当即赶往益州,走访了昔日旧识。当地的佛门僧徒深恨长捷,对玄奘倒没有太大的怨恨,但他也没了解到更多的内情,他甚至拜访了官府,才知道官府对长捷杀师一案也没个头绪,根本找不到任何动机。玄成法师的衣钵无人与长捷相争。最近几年玄成法师身体抱恙,空慧寺大小事务,都是长捷一言而决。益州路总管鄯国公窦轨对长捷又赏识,长捷地位显赫富贵,怎么会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呢?

玄奘百思不得其解,快快地回了长安。

可去年,却忽然听到有人谈起发生在河东道的一桩旧案,说是一个僧人,无名无姓,不知是什么来历,闯入了霍邑县衙,与县令谈了一席话,居然让堂堂县令自缢而死。若是这县令做了什么贪污不法之事还好说,可晋州刺史调查之后,发现这个县令为官清正廉洁,政绩卓著,口碑之好,在整个河东道都是有名的。

这样一个前途远大的县令,居然被一个和尚给说死,实在不可思议。

玄奘详细打听,发觉这个和尚跟自己的哥哥年纪相近,身高也相仿,不禁开始怀疑,那是不是自己的哥哥长捷。

从贞观元年起,玄奘在长安见过天竺来的高僧波颇蜜多罗之后,就动了西游天竺的心思,这波颇蜜多罗是中天竺高僧戒贤法师的弟子,佛法禅理便已如此透彻深厚,那他师父又是何等的高僧?若是自己去天竺,能受到这位高僧的亲自指点,岂非一大幸事?

这么多年来,玄奘游历天下,名气越来越大,对禅理却越来越困惑,因此便下定了西游的决心。然而茫茫西天路,数万里之遥,其间隔着大漠雪山,又有无数异族,这一去,十有八九会死在半路,能够抵达的机会极为渺茫,能够返回大唐的机会更是万中无一。

可是自己的哥哥身负杀师的罪

孽和官府的通缉,至今下落不明,若不能查个清楚,只怕会变成心中永远的魔障,再无解脱之日。

玄奘于是发下宏愿,一定要找到哥哥,查清其中的内情,然后就踏上西天路,走上那没有归途的求佛之旅。

听玄奘说完,郭宰陷入沉默,看着玄奘的神情颇有点复杂,半晌才低声道:“法师的心愿,下官深感钦佩。若能够有所帮助,下官必定竭尽全力,只是……”他犹豫了一番,颓然道:“对这个和尚,实在没有半点眉目,说句不恭的话,下官是县尉出身,若是有这个和尚的下落,早就将他缉捕归案了。”

“贫僧自然明白大人的心思。”玄奘道,“贫僧来找二兄,并非要洗脱他的罪名,世上自有法理,杀人偿命,这既是天理,也是人道,贫僧怎么敢违背?只是想寻到二兄的下落,问明其中因由罢了。”

(精彩下期继续……)